



鹽鐵論明刊有二涂刊本更名重一時惟流
傳至少是帙為張武猗蘭堂刊本雖不遠
涂刊之佳然亦見重於藝林戊辰之月余
以百二十金得於京師 東臯識

鹽鐵論序



張子曰余嘗謂文學政事孔門設教判
為兩科要之皆儒者之能事通一無間
者也是故學優乃仕仕優乃學此烏可
以偏業語之哉借所謂文學云者而不
通政事則空言無當殆非達儒之謂矣
余於桓氏鹽鐵論不獨好其文蓋多其

善言政事焉夫君子非患不文也患不
適用耳乃世之策士云者徒騁章句之
學而中無卓見牽合雷同阿徇逢迎多
所顧忌不能一張膽正言吐露忠赤畢
展其志何者大抵以干祿為累得失動
心雖欲抗論不可得已苟如是則上負
天子下負所學是尚可以為士乎夫士

貴立志亦貴養氣志不立則中懦氣不
養則外怯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
不可奪志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且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蓋君子求諸已而已其用其舍其得其
失當自有任其責者於我何與焉孔子
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遇

孟子亦奔走齊梁所如不合道之不行
豈孔孟之罪哉然萬世之下六經昭如
七篇具在道賴以傳至今不泯說者謂
夫子賢於堯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
言也漢興百有餘載敦尚儒術文學賢
良皆誦法孔孟知所自好其議罷鹽鐵
酒權均輸憤切時政貫綜國體至能以

韋布直詆公卿辯難侃侃無少假借不
降其志不餒其氣雖古稱國士何以加
焉當其時雖不見用卒乃賴桓氏采錄
為書遂至不朽後之儒者試取而讀之
不以俗學自困則志意奮揚待問而發
臨文不遜盡言不諱將以堯舜待其君
伊周待其相孔孟待其身又何疑懼之

有如其不遇則從吾所好簞瓢陋巷帶
索鼓琴以詠先王之風不然或撰造一
家之言建不朽之業寄知音於後世亦
可矣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之謂
也蓋古之人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
修身見於世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
其身囂囂如也何必枉道求合哉夫一

言之間推見心術窺測至隱若是乎言
之不可不慎也漢武帝時頗多策士後
先奏對各異其說董生一言主正公孫
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亦以類
判如其所言自此以降則文學賢良茂
陵唐生九江祝生劉子雄魯萬生者聲
稱孝昭之世跡其行事雖不少概見然

深考其說立意較然不詭於道其為孔
孟之徒也必矣往余嘗師事涇野呂公
西玄馬公學儒者言勗余以立志養氣
之說自孔孟求之毋曲學以阿世及指
稱漢代作者此書為最其言治理並可
施設儒者之能事畢在是也嗟乎哲人
既逝雅訓猶存不敢廢墜謹為註釋因

著其說如此若鹽鐵終始之詳余別有
序姑藏之山中以俟知者此不具載云
嘉靖癸丑閏三月朔旦雲間張之象序

鹽鐵論目錄

第一卷

本議一

力耕二

通有三

第二卷

錯幣四

禁耕五

復古六

非鞅七

第三卷

晁錯八

刺權九

刺復十

論儒十一

憂邊十二

第四卷

園池十三

輕重十四

未通十五

地廣十六

貧富十七

第五卷

毀學十八

褒賢十九

相刺二十

第六卷

殊路二十一

頌賢二十二

遵道二十三

論誹二十四

孝養二十五

第七卷

刺議二十六

利議二十七

國疾二十八

散不足二十九

救匱三十

鹽鐵鍼石三十一

除狹三十二

第八卷

疾貪三十三

後刑三十四

授時三十五

水旱三十六

崇禮三十七

備胡三十八

第九卷

執務三十九

能言四十

鹽鐵取下四十一

擊之四十二

結和四十三

誅秦四十四

伐功四十五

西域四十六

世務四十七

第十卷

和親四十八

縣役四十九

險固五十

論勇五十一

第十一卷

論功五十二

論鄒五十三

論蓄五十四

刑德五十五

第十二卷

申韓五十六

周秦五十七

詔聖五十八

大論五十九

雜論六十

鹽鐵論目錄終

鹽鐵論卷之一

漢汝南桓寬撰

明雲間張之象註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去聲御史與所

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漢書食貨

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

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車千秋傳曰武帝疾

立皇子鈞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

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

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

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始元六年。昭
帝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
苦。於是鹽鐵
之議起焉。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坊

古防淫佚音之

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

音無示以

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

鹽鐵酒榷

音較

均輸與民爭利。

食貨志曰。大農上鹽鐵丞孔僅

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名。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僅

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
鹽鐵家富者為吏。武帝紀曰。天漢三年春二
月初。榷酒酤。是時桑弘羊為大司農。蓋其所
建也。應劭曰。縣官自酤。推賣酒。小民不得復
酤也。韋昭曰。推。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
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爾雅謂之石杠。今之
略。約是也。禁閉其事。摠利入官。而下無由以
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史記平準書曰。
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孔
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
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乃請
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
置均輸。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
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
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
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
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
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

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音扶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音卻，善也。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權，音較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音朔為暴於邊鄙。音朔匈奴傳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音朔

灼云：殷時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曰匈奴。匈奴傳又曰：元朔二年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音朔先帝漢武帝也。漢大行王恢曰：今匈奴縱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擣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障，保障也。謂塞上要險處，築城以為蔽障也。塞，邊塞也。謂烽候表也。燧，塞上亭守烽火者。文頴曰：邊

方避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臯。桔臯頭。凡
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
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則即燃之
望其煙曰燧。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
烽。戍守邊也。從人持戈為意。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

酒權。音較置均輸。蕃貨長音掌財以佐助邊費。

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

之用。使備塞音賽乘城之士。乘城。謂登城而守之也。饑

寒於邊。將何以澹音古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

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去聲畜仁義以風之。

廣德行。去聲以懷之。韓嬰曰。天子不言多少。諸

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上不言通財貨。不賈於道。故駟馬之家。不

恃鷄豚之息。伐木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圃。

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

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說。

悅音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

不師。善師者不陳。古陣字。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班固曰。齊

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

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

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獨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旋。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音牽。謚法云：賊人多殺曰桀。古人謂桀黠者謂其凶暴也。擅恣入塞，音賽。犯厲中國，殺伐郡縣。

朔方都尉甚悖不軌，法也。宜誅討之日久矣。

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澹，古澹字。蔡邕獨斷曰：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

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及羣臣士度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元元，度民也。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

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

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

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

觀兵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戰于戈載橐弓

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

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而利其器

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

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兵略訓曰湯

之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

而亡者窮武也故千里之國行文

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

孔子曰遠

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

廢道德而任兵革與師而伐之屯戍

而備

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

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

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

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

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

使民不倦

食貨志曰自神農之世斷木為

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

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

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

則變更通利之使民

樂其業而不倦也故工不出則農用乖

商不出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殖寶貨

絕則財用匱

呂氏春秋曰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道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

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

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

也嗜欲衆而民躁也

釋名曰躁燥也如物燥則飛揚賈逵曰躁擾也

淮南齊俗訓曰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傲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坊古防民

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

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

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

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

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

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柎音南梓竹箭。燕

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

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貨殖傳曰。夫山西饒

材竹穀。蠶苑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柎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

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皆中國人民

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

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

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

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故聖人作為舟楫。以通川谷。

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

物而便百姓。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為舟。

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是以先帝建鐵官以澹古贍字農用。開均輸

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

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

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

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管子曰。國有十年之畜。而民不

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其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澹。

古贍字

溪壑。汜論曰。雷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實。

能實。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殷紀曰。帝盤

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

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

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

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

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

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秦族訓

曰。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

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

黃金於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高帝禁商賈

不得任

志曰。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銅

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

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

而輕重。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

黃金一斤。而不執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

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四百金。天

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

食貨志曰

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

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劉向曰。周天子使家

坊。古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况上之為

也。官為吏。顏師古曰。欲令務農也。排困市井。

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入佞，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害將起，國家將亂云爾。司馬遷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民罪梯者也

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也如日月，親君若父母。梯，階也。詩曰：無卒無勇，職

為亂階。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籠，包舉也。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如淳曰：縣官，天子也。張晏曰：不敢斥言天子，謂之縣官也。商賈音古無所牟利。如淳曰：牟，取也。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

爲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

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音工効其功。食貨志曰古者民受

田。有賦有稅。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

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

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周禮曰。司稼掌

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民。與其

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間。巡野觀稼。以年

之上下出欵法。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

平其典。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及內

人。女功之事。齊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

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今釋其所

之。以供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聞音諫

者郡國或令平聲。使令也。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

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練。蜀漢之布也。

亦民間之所爲耳。而行姦賣平。農民重平聲苦。

女紅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音委發。闔

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司馬

貞曰。騰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騰躍則商賈音古

侷利自市。行貨曰商。坐販曰賈。侷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音古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

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夫利而賈音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音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

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

穀梁傳曰。五穀不升。

為大饑。

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

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

音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

而備水旱之災也。

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

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

韓嬰曰。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

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

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故三年耕而餘一
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適。故三年耕而餘一
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
水旱而安百姓也。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
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
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
以樂。周書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
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主術訓曰。夫天地之
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
年之蓄。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
有九年之儲。雖冷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
亡也。故國無九年之儲。謂之不足。無六年之
積。謂之閔急。無三年之蓄。謂之窮乏。故有仁
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
天地而不離飢寒之患矣。若彼貪主暴君。撓

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草萊不闢。
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草萊不闢。
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
能澹也。古澹字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
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
梁簡文帝曰。九年之水。不傷。堯政。七載之旱。無累湯朝。故衣食者民之
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
也。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
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民
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方
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詩云。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

管仲以權譎伯音霸而范氏以強大亡。管仲傳曰。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晉世家曰。定公十五年。趙鞅使鄆郟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

魏共分范中

行地以為邑。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

甄陶而伊尹不為庖。韓非子曰。歷山農者。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壇。舜往漁。暮年而漁者讓長。東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暮年而器以牢。殷紀曰。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

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

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

侯也。汝漢之金。織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

鈞羗胡之寶也。夫音扶中國一端之縵。音漫。繪之

中去聲牛馬之功。鼯音貂音旃音罽音不益錦

綈音之實緇厚也。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

象出於桂林。此距也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

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音百倍。其價一也。

一挹而中去聲萬鍾之粟也。中當也夫上好去聲珍

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

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

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

而已。韓嬰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

畝。廣一步。長一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

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

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

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聚相謀。漁獵分

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

田有廬。疆場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

相伺。有刑相舉。使構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

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

多。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

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音之所

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知去聲者

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

溺。無百金之積。蹠。音。蹠。之徒。無猗頓之

富。長沮。桀溺。二人。楚隱者。南華經曰。柳下

惠之弟。名曰盜蹠。盜蹠從卒九千人。橫

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

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

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

之。史記正義曰。按蹠者。黃帝時大盜之名。

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

盜蹠。許慎曰。莊蹠。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為

盜也。貨殖傳曰。猗頓用鹽鹽起。與王者埒

富。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

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

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牲。於是乃適兩河。

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

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

故曰。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賈音古之富。

猗頓。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賈音古之富。

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羨。饒也。富國

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本經訓曰。舜

滔鴻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木發。江淮

通流。四海溟涔。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

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

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千金

書曰。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

逆流。名曰洪水。禹乃決流。疏河。為彭澧之漳。

所活者千八百。河水泛溢。而有宣房之功。河

國。此禹之功也。漢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

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歲

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

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致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爲捷。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商紂暴虐而有孟津**古作之謀。覽冥無水災。**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撫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樂稽羅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搖。**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音扶**上古至治。民****撲而貴本。安愉而寡求。**也。愉樂。**當此之時。道路**

罕行。市朝

音潮

生草。

本經訓曰。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與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耕不強

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雖以湊音

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

齊俗訓曰。神農之法曰。大

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掩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公孫鞅曰。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韓嬰曰。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

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自古及今。不施而得。

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主術訓曰。耕之為事也。勞織之

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

於耕織。萬民之所能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音卓。薊音計。趙之邯音寒。鄆音單。魏

之温。軹音止。韓之滎音螢。陽。齊之臨淄音緇。楚之

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去聲海內。

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去聲

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

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

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貨殖傳曰。夫用

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文學曰。荆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

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

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音紫

窳偷生。徐廣曰。此窳。苟且墮賴之謂也。好

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通作

殫。盡也。朝歌暮戚。趙中山帶。連屬也。大河纂。集也。

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音錯於路。諸侯

交於道。然民淫好去聲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

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

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去聲本稼穡。

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顏師古曰。編。列次也。編戶。列名籍為

庶人也。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也。故利在自惜。

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

鳩也。左傳曰。魯昭公十七年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言何

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鷓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氏。者心。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

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音升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音台。不可勝音升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下之利無不澹古瞻字。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調和也。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音卓。茅屋不翦。衣去聲布。

褐飯

上聲土硯音刑。韓非子曰。堯之有天下也。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

裘。棗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銅。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精神訓曰。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枿。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棗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禦寒。俶真訓曰。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貪汚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鑄音注金為鉏音鋤。埏音言埴音植為器。工

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

晁錯曰。夫珠玉金銀。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各安其居。樂音洛其

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

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織
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恠。鑛山石而求
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
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目無常主曰眩。亂也。徒
邛渠容切笮音作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
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衣匹婦。勞罷音疲力
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
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
資。死無轉尸也。轉。棄也。詮言訓曰。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

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主術訓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殖桑麻。肥境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

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

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聲帛。馬不秣粟。

魯世家曰。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

文子廉忠矣。說苑反質篇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諫曰。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鹿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沉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他慙而退。孔

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管子曰。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

不飾公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厨。

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

黼音甫黻音弗則女紅音二不施。故工商梓匠。邦

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

弦高飯上聲牛於周。人間訓曰。秦穆公使孟

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

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

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

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也。今已知之矣。守

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

兵擊之。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

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徒。五殺貨車入秦。臣術篇曰。東夷終身不反。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殺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

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焉，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

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公輸子以規矩。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作雲梯之械以攻宋者。規者，所以圓萬物者也。矩者，所以方萬物者也。歐冶以鑄金壽。音注：吳越春秋曰：越王允也。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越王取豪曹，巨闕，魚腸等示之。薛燭皆曰：非寶劍也。取純鈎示之，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其文色渙渙如冰，將釋見日之光，此純鈎也。取湛盧示之，薛燭曰：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氣託靈，有遊出之神，服此劍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他日允常乃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弑吳王僚。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湛盧去如楚。

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境音

壟音，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

衍，少者不獨饑。韓嬰曰：聖人剝木為舟，剝

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

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

飢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若各居其

之色，故生不之用，死不轉尸。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胸音鹵

魯音之鹽不出，旃音罽音不市，而吳唐之材

不用也。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音食，蠶

麻以時，布帛不可勝音衣也。斧斤以時入材

木不可勝音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音食。

周書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郟，謂

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

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為驕侈，不為靡泰，

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為愛費。山林非時不升

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

成魚鼈之長，不麝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

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騫，土不失宜，土不可

材可蓄，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

穀，樹之葛木，以為絺綌，以為材用，故凡天地

之間，聖人裁之，並為民利，是魚鼈歸其泉，鳥

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山以遂其材，工

匠以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

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主術訓

曰：先王之法，政不掩羣，不取麝天，不蒸澤而

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且孚不得布於野。
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
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
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鷲卵
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
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歸之若流原。飛
鳥歸之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雍季曰。焚林
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
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
巨為小。以圓為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
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為末。雖雕文刻鏤。
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
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

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去聲和去聲窮極五味。
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
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音罽音。
橘柚。患無狹廬糟糠也。

鹽鐵論卷之一

鹽鐵論卷之二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

計本量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管子曰。今為國

有地以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畱處。倉廩實。則

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而民有賣子者。何

也。財有所并也。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

然而有餓餒於衢間者何也穀有所藏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則君雖強本趣耕發草立幣口去者有百人之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知聲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嫉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

塗

說文曰厄塞也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

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

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

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

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

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

形也

貨殖傳曰古之在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欲

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楛丹楹大

夫山節藻稅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

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

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

之後禮誼太壞上下相負國異政家殊俗者

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
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
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
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
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
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嗃菽
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
為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
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古之
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古之**
任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
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去聲**同功。不相傾也。**
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
盡物也。荀子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
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

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
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
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
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
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
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
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
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坊記曰。子
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
不斂。濟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
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
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
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侯

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
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
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董仲舒曰。繼
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夏后

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

極而衰。終始之運也。司馬遷曰。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

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

禁。則姦貞並行。夫音扶臣富相侈。下專利則

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音潮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

易無。抱布貿音茂絲而已。貿。易財也。交互之義。後世即有

龜貝金錢刀布之幣。交施之也。幣數音朔變而

民滋僞。司馬貞曰。古者寶龜貨貝。食貨志有

貝為明。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

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錢本名泉。言貨

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

大錢。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

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其形如

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布泉者。言貨流布。

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布者。布於民間也。
夫音扶救僞以質。坊古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
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
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

也。精神訓曰。以湯止沸。沸乃不止。上好去禮。則

民闇飾。上好聲貨。則下死利也。孔子曰。下之

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

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管子曰。一人之治亂。道

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治亂。道一

人出。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

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

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

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

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化乎。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

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

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

天下。食貨志曰。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

錢。令使民放鑄。吳王傳曰。吳王濞者。高帝

兄劉仲之子也。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

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孝惠

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

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

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

益饒。佞幸傳曰。鄧通者。蜀郡南安人也。以

擢船為黃頭郎。文帝悅焉。上使善相者相

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

河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以鑄錢。鄧氏

錢布天下。其富如此。食貨志曰。吳以諸侯

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

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有鑄錢之禁。禁

故吳鄧錢布天下。

樂之法立而奸偽息。奸偽息則民不期於
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為。故統一則
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音洛其後稍去

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音朔易

而民益疑。食貨志曰。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

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因有司

言。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

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龍文。直

三千。其二馬文。直五百。其三龜文。直三百。令

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

諸金錢罪皆死。而使民之犯者不可勝數。

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二官作吏近

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

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音古以美質

音茂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

滋益甚。夫音扶鑄音注偽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

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

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

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叢談曰。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一作匱而藏之。

况人主之山海乎。夫音扶權利之處。必在深

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

鐵未籠。布衣有胸音劬。邴音丙人君有吳王。皆

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

賑澹古瞻字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

之心作。貨殖傳曰。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

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

曹邴氏也。或曰。以興富于臨胸。故曰胸邴。

吳王傳曰。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

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

國用益饒。漢紀曰。孝景三年春。吳王濞反。

初上為太子時。吳王太子入朝。與上博爭

道。無禮於上。上以博局擲之而死。送喪至

吳。吳王怒曰。天下一家。何必來葬。復遣還

長安。後稱疾不朝。陰懷逆謀。時齊人鄒陽

淮陰人枚乘。皆遊吳。數諫不聽。於是楚趙

有罪見削。吳王恐禍及身。已為使者自見

膠西王合謀。發使約諸侯七國同謀。南使

南越。北連匈奴。伍被曰。吳王賜號為劉氏

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

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

陵之水。以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

與七國合謀。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奔

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頭音夫不蚤

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

絕其源而憂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令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

匣匱。反質篇曰。魏文侯御廩焚。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

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音健。戶鑰曰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坊曰。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夷維子曰。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袍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也。朝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政理篇曰。文王問於呂望

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詩傳曰。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而賦歛無已。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遠去聲。浮利務民之義。義請藏於百姓之間。

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

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

桓專魯。六卿分晉。聖賢羣輔錄曰。仲孫穀文伯。叔孫得臣。莊叔。季孫行

父。文子。皆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趙無恤。襄子。范吉射。昭子。智瑤。襄子。荀寅

文子。魏多。襄子。韓不信。簡子。此六族世為晉卿。並有功名。實弱晉國。號曰六卿。不以

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音潮廷。一家

言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音胸邴音丙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

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

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音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蹠。音也。強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音

邴音丙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熟。而寶路開。寶路開。則百姓

澹古贍字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

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

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土力不

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

各有所便。王制曰。凡居民財。必因天地寒暖

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政。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

其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

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音疲於野。而草萊不

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校皆

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踐更者多不勘責。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者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富送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願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日也。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音就賃也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胸音郈丙音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錢非獨為去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去聲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去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去聲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去聲欲擅山海

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注音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揀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音

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

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

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

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

百越。師旅數朔。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

入穀射官。救急澹。古澹字不給。食貨志曰。元狩

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率

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

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

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

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今陛下繼大

天子遣使空國倉廩以賑貧。

功之勤。養勞勸音倦之民。此用糜音糜之時。釋名曰。糜

煮米使糜爛。粥。淳於糜。粥粥然也。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

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

主即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

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音懸太父。民良望

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

之士乘傳去聲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

之風。冊通作策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如

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

乘傳。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今公

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

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雜言曰。太公田不足

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係叔

敖相楚。三年不知。軌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

智伯。厨人亡炙。饗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勝小

者亦忘大也。秦族訓曰。夫徹於一事。審於一枝。可以曲說。而未可以廣應也。秤薪而爨。數

而未可以治大也。大夫曰。宇宙之內。鷲雀不知天地之高也。

坎井之鼃音蛙不知江海之大。窮夫音披否披上聲

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音負之商。不知猗頓

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

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

四夷。地濱通作瀕也。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

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

崇。作邑于豐。指武篇曰。文王欲伐崇。先宜

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

畜。有不如今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周紀曰。崇侯虎。諧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其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

伐。曰。諧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武王繼之

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周紀曰。武

業。東觀兵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紂。不敢自專。

遂與師渡于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

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微子抱其祭器而奔周。

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紂。紂師皆倒于戈。以戰。紂軍潰畔。紂死。周書曰。周車三百五

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

敗。商辛奔內。登于廩臺之上。屏避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

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

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
呂斬之。以黃鉞折懸諸太白。適二女之所
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曹沫棄
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曹沫棄

三北之耻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

立霸功。汜論曰。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

足不旋踵。刎頸於陣中。則終身為破軍擒

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耻死而無功。柯

之盟。榆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胃。三戰所亡。

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

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

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

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

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縲紲之中。立齊國之

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

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

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小善。則失

賢之數也。魯仲連曰。效小節者不能行大

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

中鈞。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

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

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
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
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
曹沫為魯君。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
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
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
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
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齊桓公有天下。
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
之上。顧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
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
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忍小

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故志大者遺小。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

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師望。師尚父。大公也。

也。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音于。匈奴酋長曰單于。單于。廣大貌。言象天單于然也。

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錄拘儒之論。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文學曰。鷲雀離巢。字而有鷹隼音笋之憂。坎井

之鼃音蛙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千仞

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

翼而趙高沒淵也。張子曰。李斯族誅。卒擊於鷹隼。趙高車裂。終斃於鼠

蛇。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

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

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畢

而以百萬之師。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

且數音朔戰則民勞。又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

苦。而拘儒之所憂也。伍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

書。滅聖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于西

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

績。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

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

野。此天下共聞也。

野流血千里。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土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韓成曰。夫秦嘗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車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上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

去聲

秦也。內立法度。嚴刑

罰。飭政教。姦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

以澹。

古瞻字

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

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

憂也。

蔡澤曰。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

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

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雜事篇曰。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初危切。新穀熟者。舊穀

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於人事乎。故

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

之有長短也。呂氏春秋曰。冬與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

穀虧。果實繁者。木必庠。天之數也。叢談曰。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

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

左者。必短於右。熹夜商鞅峭法長音利。秦人

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音掌。兵攻取。楚人

騷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

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合集也。成也。亂也。秦族訓曰。商

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吳起為楚滅
爵祿之令而功臣畔。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
用兵也。天下之善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
刀筆之法。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
楚。習於行陣之事。而惡音烏在利用不竭而民
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
於內。冊通作策。謀也。籌也。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
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
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
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

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音灰亡。春秋曰。未言

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

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音脚。古本作

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匱說林訓曰。匱許慎曰。蟬匱車類也。匱當讀如嬰。負子

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謹

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

無周呂之鑿枘。音音則功業不成。左傳曰。子

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謹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

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

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

二世而奪。刑法志曰。凡兵者。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暴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

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盈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

戮於前。而功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刑旣嚴峻矣。又

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

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旣煩數矣。又外禁山

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

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

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

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音郎之鑿。雖公

輸子不能善其柶。音畚土之基。雖良匠不

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

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

能存亡國也。詩傳曰。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

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曰。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

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醫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管為

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

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為醫也。搦腦髓。束盲莫。炊灼九竅

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

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

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掃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為不

然。入詆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

跌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

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詆之。先造軒光之竈。八

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

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子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

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疇疇。不可救藥。甚之

之辭也。下蔡威公曰。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

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

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

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許慎

曰。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司馬貞曰。案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也。

是以戰勝攻取。并

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

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

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

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音扶蓄積籌策。

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

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

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

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

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

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

身死而衆敗。王符曰。夫上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

流行。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此

所謂孽胸之知。而愚人之計也。孽。手足曲也。胸。脰曲也。

也。夫音扶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

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繆稱訓曰。聖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闕茸之所惡也。音達音戎音汗音也。詩解曰。戚施。也。李善曰。闕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詰以為闕。寧劣也。呂忱字林曰。闕茸。不肖也。

也。鄒陽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說林訓曰。駿馬以材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尊賢者。曰。陽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蹠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屈原傳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

是以上官大夫短屈

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屈原傳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

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論語曰。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魯人。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季孫魯大夫也。夫音扶。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也。去聲。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音悅。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音疵。

慈說文云病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

孔子曰。事君難進而

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繆稱訓曰。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幸之有。不

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高而勿矜。

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

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

大禹謨帝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

富也。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

刑。以虐戾為俗。欺舊友以為功。刑公族以立

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

與之為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

懼其咎也。秦策曰。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

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

近。法及太子。黜削其傳。替年之後。道不拾遺。

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

特以強行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

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

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

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

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

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讐也。願大王

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蘇秦合從音連衡。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

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

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要略曰。

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

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

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

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

稷。故縱橫修短。生焉。韓嬰曰。君子行不貴苟

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

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屠狄能

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乎。天地

比。齊楚襲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鬚。卵有毛。此

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

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

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

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

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

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節

篇曰。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

諫不聽。囚箕子以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

之親戚也。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

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

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

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伍員相

去

闔閭以伯音夫差音去不道流而殺之。范

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

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

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為霸

越絕書曰。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

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

鄭楚之間。自以為可復。吾見凌之。乃先

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

僂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

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

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

之志也。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雜

也。篇曰。樂毅為昭王謀。以待諸侯兵齊。乃可

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

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

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

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

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

墨。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

不能詐也。欲法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

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

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

既為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人臣盡節

以狗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

為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

而死蔡澤曰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耻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

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率擒勁吳令越

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汜論訓曰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

怨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驕主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屬鏤利劍也

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蹇重曰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宋世家曰王子比干見箕子諫

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吳越春秋曰吳王賜子胥劍遂伏劍而死吳王

乃取子胥之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江海子胥因隨流揚波成濤激岸隨潮來往應劭曰

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楹形非輕犯君以危身強音襁諫以干

名也音慘憊音姐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

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陸子曰郁

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君

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

也繆稱訓曰人為之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

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已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不能必免其禍。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是以比干死而

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為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衛鞅傳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告商君欲反。發

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政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人怨其欺公子。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司馬遷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所干。孝公以帝王術。扶持浮說。非其資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劉歆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胙。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

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強。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以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卯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強。而不親信也。籍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爲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詞。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氏

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伯者之佐哉。

鹽鐵論卷之二

石堂金言卷二

三九

程